



在时光里行走

□李庆成

已是立冬时节，但阳光依然温暖。当那灿烂明亮的阳光从屋顶漫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背依乡背依街古村落的一处民宅。带着一份悠闲，一如这散漫的阳光。

民宅坐南朝北，土木框架结构，青瓦覆顶，传统的一进三建筑。临街是三间门面店铺，最右的一间是大门，大门为砖砌拱形，上方凸起的是刻有牡丹、寿桃等图案的砖雕。走进大门，是幽深的穿堂，直通后面的院落。院子不是很大，分左右厢房，正中是上房，主体建筑相对于厢房明显的不同是地基高，建有五级台阶，高大气派，古朴、幽雅。

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”虽然古宅历经风雨侵蚀，墙体多处开裂脱落，青瓦的缝隙里也不时地会拱出几株瓦松、杂草，甚至是树的幼苗，但置身这里，我还是不由得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。吟诵着这美丽的诗句，我仿佛看到了鸡鸣狗吠，看到了灶膛里升起的缕缕炊烟。是啊，千百年来，传统的村落不仅孕育了中国乡土文明，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几多乡愁。

背依乡地处鲁山西北，与汝州接壤，自古为连接洛宛之要道。背依村是乡政府所在地，四面环山，荡泽河宛若《诗经》里少女甩落的一只水袖，多情地偎依着村庄，恬静、幽美。背依村历史悠久，不远的处的歌王关为古今要隘，战略要地，“王莽撵刘秀”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传说，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蕴。如今，虽然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建筑所包围，但老街两旁，依然排列着多处或青砖青瓦，或土墙青瓦的建筑。临街的大都是曾经的商贾店铺，多为四大扇门的传统建筑，门楣上的木格子均有浅度的木雕。屋顶有五脊六兽，门前上马石、拴马石一声不响地静默着，处处流露出古色古香的韵味。虽然，喧嚣繁华已成过往，但这些古老的建筑就像耄耋老人，苍老却依然健在，平和、亲切、质朴，让人心生敬意。

顺着街中的水泥路向西不

远，一转弯，一座城楼忽地扑入眼帘。城楼建于清同治四年，青砖拱顶，榆木大门，每扇门高一丈八尺，宽六尺，门洞内有砖砌小屋，供打更值守人员休憩。城楼一为防御外来侵袭，二为防止水患，虽经风沐雨，但保存尚好，只是经过多次修缮，依稀能看到现代工艺的痕迹。由于交通改造，从此经过的人日渐稀少，昔日繁华忙碌的城楼不免显得有些荒凉。

城楼外，就是荡泽河，河水清澈，在明亮的阳光下缓缓流淌。一位农妇正坐在河边的青石上洗衣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河边的麦田，菜地里，萝卜、白菜、菠菜和着麦苗竞相生长，在视线里蔓延着一片碧绿，刹那间，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少年时光。

一座城楼与一条河、一个村落相厮相守，不知道走过了多少的光阴。这一切，只能在斑驳的墙体和岁月的缝隙里去寻找，留下一声叹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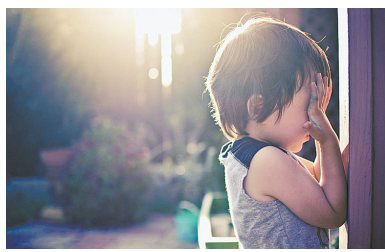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古村，随行的朋友说，看完古村落，一定要去九峰山，那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，更有古树古寺和众多的传说，与小村一脉相承。

路是蜿蜒曲折的简易公路，水路路面，仅能容一辆车通行，忽高忽低穿行在山的半腰。路的尽头，是一个叫范家庄的自然村，芳草萋萋树木绵延的山腰里，掩映着几处高低错落的民居，大概有十来户人家。人不多，但房前屋后摆放的蜂箱却不少。一位老人告诉我，由于这里背靠九峰山，春夏秋冬三个季节鲜花不断，他们就家家户户养蜂酿蜜。在这里，春有槐花蜜，夏有荆条蜜，秋有菊花蜜，质地纯正，尤以秋天的野菊花蜜为优，不由地让人心生羡慕，恨不得立马尝尝。

小村的村头和村中，有两株虬枝盘错的黄连树，树木古老，树龄逾千年，刻满经年的沧桑，已被有关部门列入古树名录加以保护。古树裸露的树根如坚实的臂膀和凸起的胸肌，紧紧地贴着每一寸土地，仿佛要把身体与大地融在一起。

出村，踩着山间小路一直往上，峰回路转，一座座兀立的山峰显现眼前。无疑，这就是九峰山了。九峰山由九座高低不一的山峰组成，群山围拢的洼地名曰九女坑，据说在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潭碧水，潭中常年有泉水喷涌。一日，天官的九个仙女路经此地，看绿影婆娑，山花烂漫，水波潋滟，遂宽衣入潭。正当她们击水嬉游之时，忽有一牛郎现身岸边，仙子大惊，躲闪不及，就化作了九座山峰。传说是美丽的，但也让人伤感，美丽的仙子从此成了莽莽青山，听起来总让人心生哀怨。

告别九峰山，转身继续向上，很快，我们就隐没在杂木树丛中。山的上面，还有楚长城，有大寨，有乌鸦洞，有曾于明代重修的祖师庙……这些或现存的，或过往的，都是一种诱惑，诱惑着我，还有和我一样的人不断地向上攀登，赴一场与自然、时空的心灵之约！



有些梦想很简单

□侯国平

九岁的洋洋，是个乡下孩子，在村小读三年级。平日里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乡里的庙会。放假时，父亲开着小四轮到县城卖西瓜，带上了他。这一下，洋洋开了眼界，看见满大街卖凉粉、烤串、卷烙馍、热干面的，就缠着要吃，父亲买了一碗大刀米皮，洋洋吃得津津有味。一边吃，一边说，真好吃呀，等到长大了，挣钱了，要到城里，把所有好吃的都吃个遍。

洋洋的梦想很简单，因为他的经历也简单，一碗大刀米皮就让这个山里孩子兴奋不已了。所以他的梦想就是把城里的凉粉呀，烤串呀，都吃个遍。

人的梦想，总是围着年龄经历，见识文化，家庭背景打转转。一个下岗工人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能养家糊口，不再奔波劳累，若能再混个小老板当当，就是不错的梦想了，绝对不会有著书立说，青史留名的想法。一个失地农民，能得到合理的补偿，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外出打工，就心满意足了，也绝对不会有驰骋疆场，扬名立万的梦想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梦想，应该是不会错的。

古时候的项羽，看见秦始皇出游时的宏大场面，心生感慨，说男人能做到这种程度，也算出人头地了。大多数男人看到这种场面，都会有这种思想，但压根也不敢大声说出来。只有项羽说出了自己的梦想，而且广而告之，声音很大，所以项羽是英雄。连宋代词人李清照也大大赞叹，做男人要做到项羽这样才算好，是个人

杰。

小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又一个梦想，多少次对着天空，想抓住太阳许一个愿，太阳公公，我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？其实梦想很简单，能有一套《岳飞传》连环画。

然而，每一次太阳都笑嘻嘻地挂在天上，用暖暖的光照着我，一句话也没有，每一次都会留一个失望在嘴边，留一个梦想在心底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总有无数的梦想与失望相互交替。在生命的客栈里，我们只是匆匆过客。来不及时，不留恋和回味，已经从少年走到了白头，可心里依然揣着那份梦想。

来不及享受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高考的重压，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身上。家长的期望，老师的叮咛，同学们的竞赛，真的压力山大。

来不及享受工作后的那一点兴奋和轻松，总算有个吃饭的门票，再也不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。这时，一个沉重的家就开始背在身上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比树叶儿还稠的日子一天捱一天。邻居买了宝马车，你却骑个电动车，同学混上了科长，你还是大头兵一个。老乡在新城区买三室两厅的景观房，你还在老旧小区住着一室一厅。于是老婆就会一天到晚在耳边嘟囔，埋怨，看着你要啥没啥，咋混的，再看着人家，一个比一个风光，这时候，你只要不住地点头，就像小鸡啄米，一句话也别说。

什么是人生的梦想，花落才会有花开，有散才能有聚，若没了生活中的遗憾，又何来对于未来的向往，若没了那一份无奈，又怎么会懂得珍惜。

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追逐那一个藏在心中的梦想，要耕耘，才会有收获，有努力，才会有回报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梦想离我们很遥远，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摸不到那个想要的果实。

我认识一位文学爱好者，是个郊区的农民，年届五旬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坚持诗歌创作，几近痴狂。他说，二十多岁，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时，就喜欢上了诗歌，那时候整天背毛主席诗词，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呀，五洲震荡风雷激呀，滚瓜烂熟。从那时候起他立志当一名诗人，每天都要写几句，几十年下来，写下了几千首诗歌，几大本子。他不停地向外投稿，但总是石沉大海，一首诗也没有公开发表过。但他毫不泄气，坚持写。我曾经读过他的诗歌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只能叫顺口溜，连打油诗也算不上。但我对他却由衷地敬佩。我说，人有梦想就像插上了翅膀，飞到何方，那是上天的造化，但飞翔的过程是属于你的，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。

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追求，永远会记在心里，没有得到的，也不须苦苦相求，心生遗憾。是你的，迟早都是你的。不是你的，永远也不会属于你。追求梦想是人最伟大的心灵展示，无论贫贱与富贵，无论官员与百姓，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，都是值得尊重的。

拥有一碗大刀米皮，和当大官、干大事，都是梦想，都值得点赞。

鱼，她在河里游，我在河边捡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把鱼择洗干净，晚上在平底锅里煎得焦黄焦黄的，大姐总是把最大的一条留给我。她说：“兄弟，姐姐疼你，不是因为你是男孩子，是盼着你长大后有出息。”

年迈的父母想回自己的故乡。大姐那时在团部演出队工作，人长得很漂亮，追求的人不少。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，让我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，她忍着内心的苦痛，揣着23岁的梦想，如昭君出塞一样，远离出生的地方，来到河南，为了家人的幸福牺牲了自己的爱情。大姐经常说，来到分不清昼夜的城市，喧闹，拥挤，迷茫，好几年都没适应；日夜想着戈壁故乡。母亲病重的时候，大姐的女儿还小，医院离家几十里路，大姐白天上班，晚上骑车去医院，风雨无阻。寒风凛冽的夜，躺在母亲的脚边落泪。母亲病危的时候，想回尉氏老家，为了我和弟弟安心学习，大姐又陪护母亲回到老家。母亲临终前想吃葡萄，那时还不到葡萄成熟的季节，大姐骑着车到处去农村赶集，当把葡萄捧到母亲面前的时候，母亲的眼里满是幸福的泪光。

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，大姐也步入了中年。如今我们姐弟五个都有了各自的家人，亲热得如同一家人，这都是大姐的功劳。记得大姐过生日的那个晚上，我们端起酒杯，一家人欢笑着，唱起了戈壁故乡的歌，跳着优美的舞蹈。当大姐唱起“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……”我偷偷地掉了泪。大姐呀，我真想回到儿时快乐的日子。大姐就像戈壁里的向日葵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幸福的笑容从没因失落、痛苦、忧伤而失去它明媚的光芒。

生活中，大姐像一只勤劳的蚂蚁。为了这个贫穷的家，付出的太多。她就像秋夜里挂在明澈高远的天幕中的一轮明月，给予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恩情。大姐呀，如果说我是一棵小草，你就是那灿烂的阳光，让春天更温暖。如果我是一条河流，你就是那河的源头，托起了我的梦想。如果我是一颗星星，你就是那美丽的月亮，让我在月光下歌唱。

戈壁里的向日葵

□李河新

故乡沙漠里有河，像一条飘带从我门前绕过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大姐时常抱着幼小的我，唱着甜甜的歌，在河边轻轻走过。在我记事的时候，大姐经常开玩笑地问我：“姐对你这么好，长大准备怎么报答姐呀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带你去繁华的都市，远离这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。”大姐开心地笑了。

儿时家里姊妹多，大姐排行老大，长我9岁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，从黄河岸边来到茫茫的戈壁大漠。和许多热血的兵团人一样，父辈们披星戴月，年复一年，为让沙漠变成绿洲，让戈壁变成良田，早出晚归，辛勤劳作。照着我们姐弟四个人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大姐身上。在我懂事的时候，一年四季烧柴都要去沙漠戈壁捡，那时，大姐总是带着我到沙漠里，不论是酷热的夏还是寒冷的冬，把干柴捡好捆好，扛在她那幼小的肩膀上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肩膀上常常磨出道道血痕。

父母打工回家，总是繁星满天，大姐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小时候我和弟弟都很淘气，出去掏鸟蛋、偷西瓜、打土块仗，衣服有时不到一天就黑乎乎的。大姐每天不管再累，也要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在我的童年，家里是否还有干柴，衣服是否已经清洗，什么时候开始做饭等等，只要家里有了大姐，就不用我们操心，自己可以和小朋友放心地去玩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由于大姐做的事多，难免不尽如人意。我们玩耍裤子沾满了泥土，院里的鸡不见了，灶膛里的柴火少了，都可能遭到父母的斥责，但大姐从来没有怨言。我经常想，为什么我的童年那么快乐，就是因为大姐在。大姐为我们受过的委屈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了，团部的学校离她的单位很近。每次放学回到宿舍，大姐早已到食堂排好队，把香喷喷的饭菜打好，静静地等着我。有时我下课晚了，饭菜都放凉了，大姐还在等候。吃完饭，她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会。每个周末，是我最快乐的日子，大姐帮我辅导完功课，经常带我去河边逮



星空 魏国伟 摄

平顶山日报

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中共平顶山市委机关报 记录鹰城成长每一天

平顶山晚报

记录昨天 服务今天 影响明天 鹰城人的都市报 发行量最大 阅读率最高

欢迎订阅

2016年度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

回馈市区自费订户

1. 订报即送读者俱乐部会员卡一张(参加读者活动、优惠健康体检、免费法律咨询)
2. 订报即送精美便当盒一个(款式新颖、健康环保、携带方便)
3. 订报即送皇室派司量贩KTV欢唱券一张(地址:矿工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向西200米原机厂俱乐部 电话:0375-7332555 7391555)

全年订阅价格 平顶山日报266元 平顶山晚报168元

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发行中心 地址:建设路西段268号 热线:4965269 4962421 4996877

征/订/热/线

◆读者服务中心8980198 ◆读者俱乐部4988096 ◆中心发行站2579798 ◆新华发行站2363788 ◆卫东发行站2220366
◆湛南发行站7052439 3730307 ◆东工人镇发行站3260868 ◆新城区发行站2667653 ◆新新街发行站3739212 ◆矿区发行站3586970